

青楼恨 (续集)

中国望乡之二

康素珍

记述

书宇 延年

编著

育程度	職業	國民義務勞動	公民資格	家	國
行業	職業	工作地點	籍貫	籍貫	
		日期			
		縣區長官			
		分府			
		指紋			
		右手			
		左手			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悲劇不可

重演

廖克愷

1989.12.

只有共产党才能把苦难
深沉的妇女解放出来，取
得新的生命。

为青楼恨题

屈武



写在前面

常言说，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”辛集——这方博大丰厚的土地，养育了我们这两个浑身掉土渣儿的无名“土著”。我们热爱自己的故土，了解家乡的人民，热爱辛集乡亲们那善良、憨厚、诙谐的性格。十几年来，我们用满腔的纯情和手中的拙笔，把故乡的亲人写进了小说，编进了剧本，搬上了舞台和电视屏幕里。我们愿以自己的一点智慧，为故乡的人民歌唱终生。

要写妓女这种题材，对我们来说，可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。妓女属哪一种人？她们的性格、世界观、心态是什么样子？提起这些，我们就象小时候不知道“和尚”、“尼姑”为何物一样 惘然。

中国不愧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，灿烂的古典文化为我们的求知打开了窗口。翻阅古代有关的戏剧、评书，我们认识了苏三、杜十娘、陈圆圆等人物，她们辛酸的身世，强扮欢颜的皮肉生活，冰清玉洁的善良品格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就是我们最初对妓女这类人物的了解。

一九八五年，我们读了康素珍大娘的妓女生活回忆录，妓女的形象很快在我们脑海中丰富了起来。根据康素珍所提

笑的素材，我们继续调查、采访，收集资料，经过对内容和结构的整理和加工，终于先写成了一部以康素珍为原型的传记《我的妓女生涯》。

后来，改写小说就更难了，康素珍是在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，而小说却要求抛开传记的束缚，虚构成一部文学作品。它需要完整的情节，强烈的矛盾冲突，鲜明的人物性格，深刻的主题思想等等……，诸多方面都得靠创作才能完成，怎么办？我们这两个胆大包天的“土著”作者，决心啃啃这块硬骨头，开掘出一个新体裁。我们象蜜蜂采花一样，赴石家庄、正定等地四处采访。按计划，我们打算先写出康小妹在成都妓院的那一段生活，正好，我们的一位好友刘士军，出差常住成都，听说我们要写小说，他非常支持，主动承担了代我们采访的义务。每次去成都，他都跑几遍康素珍当年生活过的春熙路，找那里上了年纪的车夫、摊贩、居民聊天，了解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在后来的创作中，我们充实了大量的内容，并虚构了锦莺、秋英两个妓女形象，经过反复修改，完成了第一部小说《青楼恨》。

两年后，《青楼恨》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。作为作者，辛勤的劳动结出了果实，我们感到无比欣慰。喜悦之际，我们多方倾听读者对小说的意见和评论，酝酿着下一步创作的进行。正在此时，一场轩然大波冲我们席卷而来，一时间，我们突然变成了剽窃康素珍作品的文贼，连我们在下一部小说里虚构的“魏瘦鹃在妓院帮小妹学文化，鼓励小妹日后写小说”一段内容，也被不明真相的几位记者，当成我们胡吹胡擂的把柄，四处宣传，以否定我们两位作者的艰辛劳动。正当我们悲观气愤、彷徨无主的时候，省委宣传部、辛

集市市委派人对此事进行了认真调查。一九八八年七月下旬，省、地、市三级文联，专门召开了《青楼恨》作品讨论会，与会的作家、评论家首先否定了某记者对我们的诬陷，而后肯定了我们的成绩，也指出了作品中存在的缺点。他们一致认为，书中对康小妹这一形象塑造得不够理想，该形象是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，带有明显的“高大全”、“三突出”的味道。而我们自己虚构的锦莺、秋英两个妓女形象，却得到了一致的赞扬。有位评论家对康素珍大娘说：“康大姐只说出了妓女受苦的一面，却没有更多地说出真正反映妓女性格的另一面。如果康大姐能够大胆地剖析一下彼时彼地自己的心态，《青楼恨》的价值会更高。”各界人士都鼓励我们大胆去写，甩开康素珍的原型，写出真正的妓女性格来。

同年初秋，我们在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，到成都、宝鸡进行采访。我们跨黄河，越秦岭，奔赴到祖国的大西南。因为这一部小说是专写康小妹当年在宝鸡的那段妓女生涯的，我们在成都稍作了些调查，便一头扎进了宝鸡。

根据宝鸡市政协提供的线索，我们来到宝鸡北山居民区进行私访。顺蔓摸瓜，我们终于找到了康素珍当年生活过的烟花街。那是一条通向山顶的长长的小街，街路很陡，没有阶梯，土路上漫着许多石头子，街上很静僻，当年一户户人家的房屋，都改成了半旧半新的现代平房。偶有几户旧瓦房，从它们披满黑苔的瓦棱上，还可辨出一点儿当年的迹象，我们在街上寻视了一番，便进了街旁人的老茶座。

谈到往事，老人们很有兴致，康素珍记述过的旧地风貌，在此得到了核实。这地方街道两边，过去曾是山沟，恶鹰成阵。妓女死了，常被扔到山沟里去喂鹰，还有更惨的事，当年有个

名妓被老鸨扒光衣服，吊在大杨树上，让群鹰活活啄死。

谈起妓女们的品行，老人们却连连摇头，他们说，多好的姑娘，一进了妓院也得变坏。而且，她们的觉悟很低，不欢迎解放军，害怕解放，一九四八年，宝鸡解放了，这里的老鸨被拘捕，有许多妓女蹲在房里哭着不走，说出去没有饭吃。有的即便从了良，也多过不好日子，往往是吃穷一个，又跟一个，要换三、四个“主儿”。她们不相信世上有好人，不和任何人去建立真正的感情。当然，林大鸟杂，什么样的妓女都有，这些都是我们写作的有用资料。

当地老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回到家乡，我们又到康素珍生活过的地方进行采访，补充了康素珍没有讲出来的一些内容。另外，我们还参考了新出版的《上海娼妓改造史话》，虽然这本书表明，该书缺少妓女本人的自述或记述，但我们认为本书所写内容却是有参考价值的。

通过一系列的采访，我们的心被一桩桩悲惨的故事深深刺疼了。世上有多种多样的悲剧，又有哪一种悲剧比那些纯洁、善良、美好的女孩子的良知的丧灭更让人心痛呢？是那个万恶的社会，毁掉了九红、青霞、莲儿、茉莉和康小妹这些原本可爱的女孩子……。

我们要替她们呐喊，替她们控诉，我们将努力参照历史事实，写出一部真正反映妓女生活的小说来。

谨以此书：再现青楼淫恶相，还其沦女扭曲魂。

书宇、延年

一九八九年五月于辛集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一、康小妹客店遭凌辱 | 俏肖青簧舌巧掩饰……………(1) |
| 二、翠云阁狂口夸红女 | 映霞楼折筷气九红……………(16) |
| 三、疯姑娘大闹神鹰祠 | 野妹子初会家乡客……………(32) |
| 四、愣闯哥赴险远从军 | 田青娣舍身交九红……………(47) |
| 五、严茉莉卖笑中州街 | 钱九红毒设美人计……………(62) |
| 六、宿青楼恶警惩二客 | 囚铁窗母女结真情……………(79) |
| 七、田长三荣归翠云阁 | 田青霞思念旧情人……………(93) |
| 八、毒老鸨雅室训家妓 | 女英豪铁窗教沦女……………(103) |
| 九、严茉莉无耻撒泼皮 | 康小妹虚心访红妓……………(121) |
| 十、摔宝瓷九红玩把戏 | 受惩处青霞做劳工……………(133) |
| 十一、出条子遇险扁担街 | 倩女泪感动众乡客……………(152) |
| 十二、布情网色狼接红线 | 解怪谜憋大吐鬼情……………(165) |
| 十三、田青娣傲花招蜂蝶 | 小婉玉逼上鬼魂坡……………(181) |

- 十四、鬼魂坡怨女吐真情 翠云阁红妓震花街……(201)
- 十五、野妹子怒打无情女 老色狼醉恋桃花乡……(215)
- 十六、康小妹求荣拍裸照 钱九红解愁戏情男……(229)
- 十七、关振泽负伤遇良女 钻色狼诱女授玄机……(243)
- 十八、烈女子禁欲苦熬煎 俏姑姑寻女访远亲……(256)
- 十九、严茉莉贪财忘奇辱 田秀娟怜女认亲生……(269)
- 二十、生身母详说开颜祠 亲闺女伤怀愤嫉俗……(282)
- 二十一、钱婉玉惨破处女身 田青娣喜接胡宗南……(301)
- 二十二、小婉玉天葬神鹰祠 严茉莉放逐鬼魂坡……(318)
- 二十三、田青霞纯情探病妹 关振泽痴情入迷津……(331)
- 二十四、攀权贵青娣得恩宠 恋旧业茉莉丧残生……(345)
- 二十五、鬼魂坡二鬼动真情 中州街丘八施淫威……(355)
- 二十六、土妹子接客闻喜讯 红姑娘身败思情郎……(368)
- 二十七、鸳鸯枕交心吐真情 映霞楼密谋脱身计……(379)
- 二十八、田青霞惨受囹圄苦 钱九红智激康小妹……(390)
- 二十九、张老五好心遭恶报 钱九红负罪祭神鹰……(401)
- 三十、受惩罚小妹离花街 遭劫难结伴赴兰州……(413)

一、康小妹客店遭凌辱 俏俏青簧舌巧掩饰

一九四六年深秋，一辆篷布卡车疾驶在成都通往宝鸡的盘山道上。车轮卷起两股飞尘，黄色的尘埃久久弥漫不散。

车上坐着四十多位乘客，有头戴礼帽、身穿缎袍的富商，有怀抱文明棍、大腹便便的土财主，还有臂挎袖珍化装包、浓装艳抹的少妇。然而最引人注目的，却是两位衣着并不华丽的青年女子。一个身着米黄色西装，方脸短发，戴着绿绒手套的右手紧紧握着一只黑色皮箱，好似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。那青春泛彩的俊俏面庞，轮廓分明的苗条身段，令几位小开模样的乘客频频回首。紧挨着这位小姐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身穿红绸裤，脚踏一双舞鞋。虽然身体看上去还没有十分发育成熟，却长了一副含情的模样，偶尔对某个男子描上一眼，也足够他一路上想入非非了。不用说，这就是刚逃出成都春熙妓院的康小妹和带她去宝鸡从良的肖青姐了。

康小妹真象一只出笼的鸟儿，滚动着那双欢快美丽的大眼睛，贪婪地观赏着沿途的青山秀水。看山，山巍峨，再不像春熙院迎门那块丑陋斑驳的假山石；看水，水透明，更不

象仙鹤姐投水自尽的那潭臭荷池；看地，地更加广漠无垠，八百里秦川，红黄色的沃土，就象母亲那丰润的胸脯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康小妹真有点醉眼朦胧了。更令康小妹陶醉的还是身旁这位观音菩萨似的好姐姐，终于带她跳出了火坑。她从此要远走高飞，过一番正正经经的日子了。

她扭过头来，感激地看看肖青姐。只见肖青姐那双黑眸子里，蕴含着一丝矜持的微笑，正一动不动地眺望着前方。虽然这微笑令康小妹有些莫测高深，猜不透它的涵义，但她坚信那是最圣洁、最美丽的微笑，或许惟有这种笑才能永远记在心里。

是的，康小妹怎么能够忘记这个令她终生难忘的微笑呢？肖青姐就是带着这样的微笑，为了救她跳出春熙院这座火坑，仗义花费了二百块钱；又是带着这样的微笑，为她买了车票，带她到宝鸡跟自己的弟弟成亲。不用说，看肖青姐的模样，她弟弟的模样就错不了，准是个又英俊又多情的好男人。跛一点怕什么？只要知冷知热，有情有义，对我这个烟花女子来说，也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事！对肖青姐的大恩大德，自己来世变牛做马，也难报答啊！

康小妹不由地伸伸胳膊，打了个哈欠。昨夜精神过度兴奋，她一宿没睡好。今早草草吃了点东西，直到中午才上了车。睏、饿、冷、乏，一古脑儿涌进她那瘦小的身躯，她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朦胧中，她听到唧唧喳喳的说笑声，箱子的开启声，水壶的碰撞声，窸窣的咀嚼声，她想睁眼看看，眼皮却象被胶水粘住一样，怎么也睁不开，她重又沉入那光怪新奇的梦境之中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使劲睁开眼皮，定神一看，见日头已经爬到西南，车上的旅客正吃着各自的午餐。有的啃着面包，有的吃着酥饼，有的仰脖喝着水壶里的水。车角上扔着几个揉成团的油纸，被风吹得团团转，发出瑟瑟的声音。汽车仍在黄土公路上飞驰。

“啊，妹妹睡得好香，叫都叫不醒！”小妹一扭头，见肖青姐满脸带笑，递过用黄草纸包着的一块蛋糕来，“上车慌促，没顾得带干粮，凑合吃点吧。”

小妹接过那块蛋糕，把黄纸捻了一团扔掉，那咕辘辘乱叫的肚子象有数十只馋虫往外钻，只消一口两口，这不大的蛋糕就会吃进她的肚里。她迟疑了一下，却把那块蛋糕轻轻地掰成两半，把一半儿递给正用手绢擦嘴的肖青。

“姐姐，您早晨也没吃好。我不饿，咱俩分吃了吧！”

肖青推让了两下，忍不住打了个饱嗝儿，忙用手绢捂住嘴，掩饰地说：“呀，好大风儿！”顺手接过那块蛋糕塞进嘴里。

太阳慢慢地西落了，这里的气候比成都越发显得寒冷。黄昏时分，汽车开进绵阳车站。这时，从驾驶室里钻出一个高个子司机，对乘客们喊道：“今晚各自找地方住一宿，明早八点开车，过时不候哇！”乘客们在车上憋了一天，早想下车活动活动，于是话音落处，都争相下车，四散寻找宿处去了。

肖青不知哪来的一股麻利劲儿，她提着皮箱，一溜小跑冲在前头。小妹把怀里那个装着姐妹文稿、照片的小包裹掏出来，夹在掖窝里，小步紧追，可就是跟不上。

当小妹气喘吁吁追上肖青，来到一家旅馆门前时，肖青

才对她说：“妹妹，绵阳这地方站小人多，要赶紧找地方，晚了就没处睡觉了。唔，这是绵阳最大的客店——德胜旅馆。”

两人进了院子，只见一拉蹰两层楼房，很有文雅气派。从楼里跑出一个身穿黑布长棉袍、肩搭蓝边白毛巾的男人，光头上缠一圈黑布，象个小锅盖，一看就知道是地道的四川堂倌。那堂倌见了肖青，满脸堆下笑来，亲热地说：“李太太，好久没见您啦！”

肖青回报一个甜甜的笑，问：“有房间吗？”

那堂倌打趣地说：“对不起，都住满了，——只给您留着一间！”

肖青笑骂道：“你小子净扯淡，正好让俺姐俩住！”

堂倌领两人上了二楼，打开一间屋子，拉拉电灯，没电。他转身下楼，拿进一只点着的一尺长的大白蜡烛来。

小妹借灯光一看，见屋里摆着两张床，一桌一凳，雪白的墙壁上头，没掉顶子，露出白生生的檩条椽子来。

两人刚坐在床上，那堂倌便凑上来，殷勤地问：“李太太，您想吃点什么？”

肖青一仰身靠在被褥上，懒洋洋地问：“有什么吃的？”

那堂倌顿时象爆豆子似地数开了：“鸡丝面，红烧面，肉丝面，排骨面，豆腐面，狮子头，红烧排骨，醋溜排骨，糖醋排骨，……”

肖青不耐烦地一摆手：“得了，来两碗鸡丝面吧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两碗热腾腾的鸡丝面便端进屋里。小妹看着心里纳闷，“肖姐姐神通真大呀，不出屋就能吃上饭。”

肖青向小妹招招手，温柔地说：“傻妹子，还不快趁热吃！”

小妹此时真觉饿啦，三下五除二，还没等尝出味来，就把一碗面吞进肚里了。肖青慢条斯理地吃着，随口问了声：“吃饱了吗？”小妹忙答：“饱了，饱了！”其实心想，“再有两碗俺也能吃下去。”

这时，楼道里忽然响起杂乱的脚步声，“砰”地一下子，门被踢开，拥进十来个汉子大大咧咧地坐在两边床上。

小妹定神一看，坐在床头、离她们最近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高高的颧骨，尖下巴，活象一张中间粗两头尖的枣核儿，他身穿西装革履，一对金鱼眼狡黠地笑着。

肖青赶紧放下没吃完的面碗，满脸陪笑道：“董队长，哪阵风把您吹来啦？”

枣核脸“嘿嘿”淫笑两声，挑逗地说：“是你的香风把我吸来啦！”

肖青“呸”了一声，脸上依然挂着笑。

枣核脸站起来，从兜里掏出一件东西，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，走到摆在肖青面前的烛光下，伸出左手，显摆着说：“你看咱这个！”

康小妹就着灯光一看，只见他手上戴着一枚黄豆大小、玲珑剔透的宝石戒指，熠熠发光。

肖青看得眼珠子发呆，好一会才回过神来，笑道：“董队长，您在哪里偷坟开墓得来的这个宝贝？”

枣核脸扬扬脖子，得意地说：“本人无可奉告！”

他飞快地瞥了小妹一眼，又涎下脸问：“李太太，这个水葱似的小姐是谁？”

肖青白了他一下，板着脸说：“放尊重点，这是俺妹妹。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枣核脸忽然笑得前仰后合，嘲讽道：“别弄吃八顿饭的去吧，你哪儿又钻出个妹妹？长豆芽儿也没这么快啊！”

肖青沉下脸来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别瞎叨叨，她就是我妹妹么！”

枣核脸也拉下脸，冷笑一声，一伸手：“拿来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户口本！我们今晚就是来查户口的！”

“哟——，董队长，这是谁跟谁呀，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嘛。”肖青的脸变得比电影还快，美丽的脸庞又挂满妩媚的笑。

“李太太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兄弟不是喝西北风的。这不，到现在还没钱发饷，今几个兄弟们来，就是要借您两千块钱。”

肖青一听这话，那张红喷喷的笑脸忽然变黄了，失声变调地说：“姓董的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你可不能逮住蛤蟆，攥出尿啊！”

枣核脸一听也恼了。他铁青着脸，从腰里“嗖”地一声，拔出手枪，向坐在床上的那帮家伙一挥，高声喊道：“兄弟们，我看她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呀，把她俩统统带走！”

那帮家伙呐喊一声，一个个从腰里掏出黑黝黝的“二斤半”来。

康小妹可吓坏了，心想：“刚躲过一个大金牙，又碰上一群大金牙。成都的大金牙是狐假虎威，这帮人可都是真家伙！”

小妹心里正自发怵，又见肖青“扑吃”一声笑了，她拽

住枣核脸的胳膊，身子快要扑到枣核脸的怀里了，娇声媚调地说：

“哟！董队长，吓死我啦，干嘛发这么大的火？刚才我是逗你玩哩，有事好商量，何必给个棒槌就当真（针）！”说着，望着那双金鱼眼，狡眼一斜，小嘴一撇，露出一副媚态来。

康小妹在一旁冷眼看着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心里想：“这不是当年凤仙姐教我的‘飞眼吊棒’吗？她怎么也会这一手儿？”

枣核脸一见这副媚态，就象夏天吃了冰淇淋，冬天喝了莲子汤，说不出来的痛快，忙把手枪掖回腰里，转怒为喜道：“这不就得了吗？咱们‘勾干勾干’吧！”

肖青瞅瞅小妹，又向枣核脸挤挤眼、咧咧嘴，枣核脸会意地点点头，立即命人去喊楼下的堂倌。

霎时，那个四川堂倌跑上楼，垂手听命。

枣核脸拉着长音问：“楼上还有闲房吗？”

“回队长，都住满了。”

“混蛋，赶紧把旁边那间腾出来！”

“是！”那堂倌身子打个挺儿，跑步出去安排了。

不一会儿，房子腾出来了，这帮家伙大摇大摆地去看新屋。肖青蹭在最后，对小妹轻声说：“妹妹，不要害怕。你今天累了，不用等我，放心睡吧。”说罢，忙转身跟了出去。只听旁边屋门“砰”地一声，关上了暗锁。

小妹一人在屋里踱来踱去，只觉无精打彩，又睏又乏，不住地打着呵欠，等又不是，睡又不是，她眼皮突突乱跳，心里不住地祷告：老天爷呀，保佑肖青姐平安无事吧！

她渐渐支撑不住了，眼皮一个劲地打架，便拉开被子，

把形影不离的那个小包袱压在枕头底下，鞋没脱，斜歪着躺下想迷糊一会儿，谁知一靠枕头，很快便进入梦乡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片嘈杂声把她惊醒。她睁眼一看，见刚才那八、九个不明身份的人正紧紧围住她，一张张淫邪的笑脸围成半边井口，一个比一个贪欲无耻。在成都一年里，这种面孔她见得多了，夜深人静时，嫖客们不都是这样的兽行肉欲吗！

她张嘴要喊，眼前晃动着一把匕首：“不许吭声，吭一声就宰了你！”

她想起身逃跑，两只胳膊和双脚被人平按在床上，架了飞机。“蹭”地一声，绿绸裤被拽下来，“吃”地一下子，红裤衩被扯开，匪徒们还嫌不过瘾，又撕飞了小妹红绸袄的纽扣。

只听有人说：“不要乱抢，兄弟们按资格排排号！”

又一人问：“吹灭蜡不？”

那人答：“吹它干啥，老子们怕谁！”

在这昏黑凄冷的后夜，一场野兽般的淫欲就这样开始了。

这帮如兵似匪的家伙们，象马戏团一班娴熟的演员，动作迅速，办完事的就到对面床上抽烟闲聊，过会又去换班按胳膊压腿观“茬子”，自动形成三班倒的流水线儿。

康小妹失去了活动的自由，被蹂躏得小肚子生疼，酸麻难忍。她听见对面床上有几个人在发牢骚：“妈的，董队长和那细毛货这会正做好梦哩，却留给咱们一碗残茶剩饭！”

“一宿就顶一个月的军饷，真他妈损！”